

皮皮文集

皮皮 著

爱情句号

假如我们能责备风，就能责备爱

假如我们不能将爱情进行到底

让爱情去见别人吧

然后让失望的自己

去见鬼

人就是这么回事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爱情句号

皮皮

皮皮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句号/皮皮著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0.10

(皮皮文集)

ISBN 978-7-5321-3857-9

I. ①爱… II. ①皮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96576号

策 划: 魏心宏 贺鹏飞

责任编辑: 陈 蕾

特约编辑: 穆艳梅

装帧设计: **Metis** 灵动视线

爱情句号

皮 皮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 cscl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clm.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870×1092 1/32 印张16.125 字数338,000

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857-9/I·2961 定价: 33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质量科联系

电话: 0539-2925659

第一章

我多么喜欢那样的时间，
不再担心故事必然的发生，
而是心里清楚结尾以后，
从头平静地向你讲述。

过四十岁生日那天，朱大者百无聊赖地坐在花都商场二楼回廊上，手里握着一听可乐，思绪像一只无处落脚的苍蝇。他想起二十年前的夏天，在上海街头见到的一个男人，坐在门前的竹椅上不停地出汗却像雕塑一般安详。他不认识这个男人，无论二十年前，还是今天，但在眼下这个总是下雨的秋天里，他宁可想起某个过去生活中出现的陌生人，也不愿回想自己的生活。

他傻呆着，感觉像不下雨时浅灰色的天空，腻烦，脸上不露出任何痕迹。他一直喜欢那首简单的台湾歌曲，在没人的雨中更显得孤寂，但脸上并不流露出痕迹。他知道这样的状态不对，也曾试过改变，但没有结果，他觉得还

不如不去改变，就这样挺着，让这糟糕的状态自然过去，像问题自己解决自己那样。每当他觉得被这种状态控制时，他喜欢坐在人多的地方，看别人。

渐渐地，商场里的人多了起来，他看见一个女人在礼品包装柜台，皇上选妃般挑着在他看来都一样的包装纸；一对老夫妇在离那个女人不远的地方，压着嗓子吵架，表情恶狠狠的。他把目光转向一对拉着孩子的夫妻，各自张望感兴趣的东西，孩子的脑袋摇成了拨浪鼓，一会儿看妈妈的方向，一会儿看爸爸的方向，但他毕竟太小，怎么都看不出自己是父母婚姻的维系者。一对恋人胶粘着，像一条大章鱼，拱到皮具柜台，再拱到瓷器柜台。朱大者看了半天，发现自己从没对任何女人如此这般过，对此，他接下来的感觉既不好也不坏。他把目光挪回到包装柜台，刚才那个挑包装纸的女人还在挑着，他几乎觉得这是对他神经的挑战，他站起来，下楼朝那个女人走过去。经过那对还在低声吵架的老夫妻时，他说了一句你们好，吓得他们立刻向彼此靠拢，好像突然面对了枪口。

礼品包装柜台上放着一台投币电话，剩下的地方都被包装纸堆满了。女服务员已经开始不耐烦，挑纸的女人偶尔说句抱歉，再加句，我可以多买些。朱大者拿起投币电话，拨了 6666，等待回应时，侧面观察那个女人。她没被长发遮住的那半边脸端庄清秀，没长任何斑点任何痘痘，让朱大者产生了既不涉及灵魂也不涉及肉体的亲切。

“对不起，您拨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您查询后再拨。”电话里传来一个机器女声。他又拨了 88888。

她扭头看看他，微微笑笑。他发现她的另一半脸同样端庄清秀，但他没有回应她的微笑，继续拨自己的空号。

“你到底定下来没有？”服务员问。

“马上，马上，对不起，我的确太慢了，主要是礼物太重要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她的手机便急促地响起来。朱大者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把手机调成这样的铃声，像催命的。

“喂，什么？在哪儿？”她连着使用几个疑问词，然后便慌乱地收拾自己的皮包，“好的，我马上出去，西门，好的，西门，我马上。”说完，她把柜台上的几样小东西放进自己的黑皮包里，对服务员说了声对不起，便匆匆离开了。没走出几步远，她回头补充了一句，说她过会儿还回来。服务员生气地收拾被摊开的包装纸，同时找各种合体的话贬损刚才的女人。很快，服务员把柜台收拾干净了，朱大者看见了一本蓝色仿皮封面的本子，上面用透明胶贴了一张卡片：

丁欣羊，你好！

今天是你六十岁生日，祝你快乐！

这是我为你记的日记，现在送给你作为你六十岁生日礼物。今天我三十六岁，二十四年后的今天，无论太阳是否升起，我们都会在早上重逢。

你的朋友丁欣羊

服务员回过身时，朱大者已经把本子拿到手里。他把电话里退出的硬币揣进裤兜儿，朝商场的西门走去。西门外，一个女人都没有，那个忸怩地把自己的日记送给自己的女人

更是不见踪影。这么大意的女人，活到六十岁之前，说不定自己都丢了。他这么想的时候，便决定把这本日记带回家，算是给自己的生日送一个意外的礼物。

丢了日记的丁欣羊几乎一夜无眠。对着夜里的黑暗，她想不出她的日记到底是怎么丢的？别人拿她的日记又有什么用？日记里她赤裸面对自己，最丢人最卑鄙的内心想法统统写了。于是，她恨自己想出的这个特别主意，对六十岁的生日全没了兴趣。她甚至怀疑自己这样下去，能不能活到六十岁。

早上定时的新闻广播把刚刚迷糊睡着的丁欣羊唤醒，一个毫无感觉的女声在报道国庆长假期间，商家赚了多少钱。丁欣羊坐起来一阵头晕，没睡好觉也没有吃早饭的胃口。她把平时吃早饭的时间用来冲了个热水淋浴，然后穿上那套料子最好的浅灰色套装，犹豫了一下之后，还是穿上了透明丝袜，因为今天公司要跟一个重要的客户签合同。

已经开始的十月里，北方早该来的干冷，无论突然还是渐渐都还没有踪影。阴天和下雨交替地控制着这座城市，到处充满了北方人还不习惯的凉意。时髦的女人还穿着初秋的衣裙，多数和丁欣羊一样加了一个短风衣。等公共汽车的时候，风衣下摆钻进的寒凉让丁欣羊心里直打颤。公共汽车上的一个女人说，这气候真反常，立秋了老这么下雨，好像要再回到夏天似的。另一个女人说，可惜回不到夏天了，这天气怎么穿衣服都是心里冷。

这时，坐在车上的丁欣羊开始肚子疼，接着变成绞疼，接着头上渗出冷汗。她立刻在最近的车站下去，在打车回家和找公厕的念头间，她看见了不远处的公厕标志，艰难地走了过去。

拉肚子的时候，她辛酸地想到新上任不久的市委领导，多亏他们改变了这个城市缺少公厕的局面。回到街上时，一滴雨点落到了她的鼻尖上，顿时激起满身鸡皮疙瘩。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凉冰冰的空人儿，浑身发抖。她还没难过的时候，泪水自己流了下来。她掏出手绢擦掉泪水，左右看看：她正在家和公司之间，决定先回家。当她站到路边儿等出租车的时候，雨点急起来，连成了雨。在雨中她手机的响声显得格外凄冷。她掏出手机，嘴发颤，这时停下一辆车，她索性没接，告诉司机地址之后，又开始肚子疼……

再一次拉肚子之后，她像一匹又沉又软的布料被扔到沙发上，虚弱得仿佛失去了知觉。迷糊了几分钟之后，她才缓过来给单位打电话。办公室说马副经理没在房间，她又试她的手机也没人接。她咬牙撑着自己去冲热水淋浴，站在热水里，刚才身体里的寒冷渐渐减退了。她委屈地哭了，恍惚中觉得自己被一种陌生的情绪控制了：三十六年来，第一次，她那么怀疑自己生活的意义。

输送热水的管道此时变成了巨大的安慰，仿佛她可以借此对付独自生活的孤寂和精神身体中无处不在的凉意。站在热水下，她幻想自己喝上了一杯热茶，吃了一个新鲜的小面包，穿着最暖和的绒衣，拉开窗帘，看着窗外雨中的玫瑰慢慢凋零，也许还有一枝高高在上怒放着，它浅粉

色的花瓣像意志的化身……伴随着舒曼的“童年”。这么想着，热水混合了泪水，止住了泪水。

手机急促地响起来，丁欣羊用毛巾裹住自己，没等她说话，手机里传出愤怒的声音：“你疯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！”

“对不起，马经理，我马上到。”她说。

“你被开除了。”电话里的声音。

丁欣羊找出一套暖和的羊毛内衣，穿上厚呢子套装。再次出门前，她为了稳定自己的情绪，打量了一番自己的家。没有舒曼的音乐，有的只是音箱上的灰尘。为了这个房子她要像昨天那样工作十五年，才能还清贷款。她在音箱的灰尘上留下了她的手印儿，想不出十五年后自己的样子，甚至五年后她都不知道自己会怎样。

丁欣羊推开公司的大门，几乎所有的职员都在大门左侧的会议室里，该发生的看上去都发生了。她朝自己的位置走去，一声怒吼从她身后传过来，因为有所准备，她只是平静地站下，转身。

“你到哪里去了？”马副经理用各种收腹收胃带捆绑着的身体明显地鼓胀，很像炸弹在最后几秒里强忍着不提前炸开。她周围的同事多少有些同情地看着丁欣羊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对不起？小姐，你说得好轻松啊，你的这个对不起是不是太贵了点儿？八十万的生意就因为你忘了上班泡汤了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！”马副经理为自己不能把话说得再狠些而生气。

丁欣羊回到自己的座位，把早就准备好的文件从皮包里拿出来递给马副经理，她正站在她的办公桌前，像真正的敌人那样怒视着她，但没有接递过来的文件。丁欣羊能理解她的怒气，这是她牵线的一个项目，也许她一直盼着那笔提成，现在都飞了。

“我很抱歉。”丁欣羊似乎说不出别的。

“不必了！”马副经理抓起那些文件摔在丁欣羊的脸上，“你被开除了。”

丁欣羊看着马副经理多少有些丑陋的脸。有人说，她为了安慰经理谭定鱼那颗寂寞的心不惜弄碎自己丈夫的心。“开除”两个字舒缓了因为紧张而凝固的空气，仿佛这样就都扯平了。

丁欣羊把皮包里的一些东西拿出来，放进办公桌的抽屉。她的思绪像短路的电线迸出火花，几年来的公司生活像条弧线，从她的左脑滑到了右脑，突然间，她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，这么想的时候，空空的胃里好像被塞进了一大块胶囊，封闭了她的感觉。她背起皮包对马副经理说：

“我正好不想干了。”说完就离开了。快走到大门口时，经理谭定鱼从自己的办公室出来，吓了丁欣羊一跳。他的办公室在会议室旁边，用乌玻璃隔离出来的空间像海底世界，他曾经对丁欣羊说过，他不愿意被观赏。

“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，我要跟你谈谈。”谭定鱼严肃地对丁欣羊说。

“不必了。”丁欣羊无意间模仿了马副经理的口气，说完从谭定鱼身边走过去，没有看到他脸上阴云般的表情。

雨，居然停了，尽管天还阴着。丁欣羊在中心公园墙外的林荫路上快步走着，可不知道去哪儿。走到前面的十字路口时，她又折了回来，继续在这条安静的路上疾走。离开公司以后的涣散心情缠着她。她脑袋里闪现出的其他念头更让她厌恶：房子，贷款，与父母间似乎永远无法缩短的距离、婚姻、未来等等，这些都像拴在她心上的沙袋儿，让她在离婚后过着似乎庄重的独身生活，如今，她把它们扒开看的时候，里面剩下的都是沉重。她想去找大丫喝酒。

大丫家里电话和手机都没人接，好像这个发誓不结婚的女人又发誓不接电话了。女朋友的好处是彼此间基本可以避免真正的伤害，但无法真正地彼此走进。

丁欣羊的手机响了。

“我是小于。”丁欣羊一时想不起来这个小于是谁。

“我是谭总的秘书于水波。”她想起这个几天前调来的秘书，她文静善解人意的样子浮现在丁欣羊的眼前。“也许，我不该告诉你，所以也请你别对别人说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也是听说的。因为觉得他们这样对你有些不公平，所以才想对你说一下。”丁欣羊等着她继续说。“其实那家公司是想跟别的广告公司合作，也许他们利用了今天的事。要不是这样，他们可以口头上把该谈的都谈了，合同你下午给他们送过去也行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他们接触的另一家公司我原来在那里做过，一个朋

友告诉我的。”她停了停又说，“我……”

“你放心，我不会跟谭经理或者马经理提这事的。”

“我可以找机会跟谭总说的。”

“我反正也不想干了。”

“你真的不想干了？”于水波认真地问，丁欣羊没有回答，只是向她道了谢。

丁欣羊最后决定回家。回家，在现在的心情下让她恐惧，但比回家更让她恐惧的是一个人去酒吧喝醉。

身体从水中慢慢浮上来的过程，是大丫游泳的乐趣所在。比如她必须为她的后背游泳但她不愿意，她是个乐趣至上者，而他认为丁欣羊正好相反，做什么事必须有意义才行。

“这年头，谁能说清楚什么是有意义什么是无意义？！”有一次，她们争论起来。“有没有意义都是嘴唇儿一碰说出来的。”

“这都是你给自己放纵找的借口。”丁欣羊讽刺地说。

我放纵吗？大丫从游泳池爬上来时问自己，回答还没想好时，她看见那个年轻的救生员靠墙站着，毫不掩饰地看着她：男人看女人的眼神儿。大丫丰满的胸部迎接过很多男性唐突黏滞的目光，对此她有足够的经验。她牢记老娘做人要宽容的教诲，几乎从没把这当回事。她想，如果她不多想，谁都没损失。但是，这个救生员类似的目光中凸现出一点不同：充满情欲的目光缺少下流。

傻×。大丫无声地说了一句，故作从容地从他面前走过去，心里却莫名地慌乱。洗澡时，她也想找丁欣羊喝酒

去，可惜后者是个越喝越严肃，越严肃话越少的主儿，好像每一口酒都能揭示生活严峻的本质。她曾提醒丁欣羊别因为意义破坏了乐趣，后者的回答让她气馁，就此放弃劝说。

“意义还是很重要，尽管经常找不到它。”

交还钥匙的时候大丫看见救生员走出游泳馆的大门。他年轻的体魄和体态让情场老手大丫不禁发出难得的感慨：他至少比我小一百岁。她想起一个一般五年左右联系一次的女友，虽然自己人到中年，却不跟中年男人谈恋爱。她的理论是中年男人要多少缺点有多少缺点，跟中年妇女一样，跟他们在一起叫人怎么长进？！所以她的男朋友都是小伙子。大丫从没想自己能这样生活，就像她同样没想过自己不能这样生活一样。她内心自由的感觉是她专栏文章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。“另一个原因是你生活放荡。”丁欣羊有一次开玩笑地说。大丫买了一听冰镇可乐，这是她游完泳的又一大享受。她想起眼前跟自己“放纵”的老张，算起来也有两个月没在一起了。除了偶尔打个电话说几句可说可不说的话，大丫和老张各写各的文章，“人生就是不能什么都有”，这是老张的总结。

大丫开自行车锁，转身发现救生员站在身后。大丫真想开两句玩笑，比如，到陆地就不用救护之类的。

他打了声招呼，然后镇定地说了自己的名字。大牛，听起来像小名，大丫回答说：

“我没小名儿。”

“那我跟你说件事。”大牛说。

大丫看到他运动衫下健硕的身体，脑海里出现一个词——身体贩卖者。

“你有时间吗？”他又问了一句。

“没有。”大丫尽量把语气放平稳。

“那我另外找时间吧。”他从裤子兜里掏出一个纸片儿，“我的手机。你给我打电话。”他几乎命令的口气伴随着一个几乎纯洁的眼神儿，狠狠碰动了大丫快要僵死的心。她掏出自己的手机说，我现在就给你打吧。

大丫拨通了号码，但听不见大牛手机的铃声。她问他是不是放震动了。他说：

“我还没买呐。”

“行，还是你狠。我老了，玩不起酷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大丫就被对方紧紧地搂了一下。等她反应过来，大牛已经晃晃悠悠地走了。

“我靠。”冲着他电影画面般的背影，大丫一时没别的词儿。那以后的几天里，缠着她的是他身上的味道，一股她无法用词语概括的清新。好久以来她觉得自己拥有的安宁，随风走了。

第二章

每个人都做梦的。那些说自己不做梦的人，只不过是醒来后忘记了做过的梦。丁欣羊的姐夫白中对此有另外的理论，他觉得不做梦说明不用做梦，说明生活简单而健康。有一天夜里他做了个奇怪的梦，他简单而健康的生活罩上了一层黑雾。他做的梦的确很奇怪，甚至在梦里的时侯，他还想这么奇怪的梦自己从来没做过，以后恐怕也不会再做。

他梦见自己坐在一个大厅里，跟许多人一起等待一个国家总统的接见。他们每个人都戴着胸签，但他不知道自己代表的是谁。他问旁边的人，人家叫他不要说话。总统进来了，一边走一边跟每个人握手，轮到白中时，总统脱下自己的裤子交给白中，要他好好保管。白中诚惶诚恐地接过那条厚厚的像棉裤一样的裤子，发现其他人都不见了。总统是个瘦瘦的亚洲人。他对白中说，这裤子是防弹的，你别把它弄坏了，要保存好。总统说完就离开了，留下白中一个人双手托着裤子。渐渐地他觉得累了，就找把

椅子坐下来。他刚把裤子放到旁边的椅子上，立刻传来一个声音：要保存好，要保存好……

他用手去摸裤子，厚厚的裤子居然很柔软。当他把手缩回来时，觉得手上是黏乎乎的东西。他凑近灯光，看不见手上有什么，就是发黏，他坐回到椅子上，身前身后摸摸，到处都是发黏的东西，但他看不见……可他听见了一个女人的声音：我做不到，白中，你救救我，白中，我做不到。

是妻子丁冰的声音！他醒了，猛地坐起来，脑海里反应的第一个念头是裤子会弄脏的，裤子弄脏了，也就弄坏了。接着他意识到房间里亮着灯，立刻看自己的手，手上有血迹，床边，床下，地下……丁冰坐在地上，手上和睡衣上也都是血迹。

白中觉得自己的心突然不跳了，但他自己跳了起来，像一大块没有重量的泡沫。他先拨了急救电话，然后抓起自己昨晚没穿的睡裤，把丁冰割开的手腕紧紧缠住。

这时，他才朝丁冰望了第一眼。她满脸泪水，眼神像做了错事的狗，期望着，哪怕听到责备。白中呆住了：他在丁冰的眼神中几乎是肯定地看到了对他的责备。他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，罩住了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反应。直到丁冰头一歪晕了过去，白中才冲过去，把丁冰紧紧抱在怀里，泪水涌了出来。

丁欣羊赶到急救室，看见白中一个人坐在走廊的蓝色塑料椅子上，头埋在手里。她在他旁边坐下来，他睡衣外面穿了一件风衣。

“脱离危险了。”他看见丁欣羊说。她的眼泪立刻流了下来，仿佛是在感谢姐姐的获救。

“我没给你父母打电话。”他疲惫地说。

丁欣羊点头表示自己能理解。

“你回去换换衣服吧，我在这里。”她说。

丁欣羊来到姐姐的床边，她仰面睡着，本来就白皙的皮肤更加苍白，已经四十几岁的丁冰，脸上依然有少女的神情。她的睡相那么安宁，仿佛是过度疲倦之后终于获得了休息。丁欣羊突然又想哭，丁冰看上去就像一具尸体，她不知道是什么推着姐姐走到了今天这一步。她们是同父异母，但彼此感情颇为深厚。但丁冰是个极为寡言的女人，因此她们的相知的来源是过去的一段共同的生活，而不是真正的相互了解。在她看来，姐姐丁冰从来都不是一个自私或者任性的女人，所以她想不出，丁冰到底出了什么事？